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0年11月10日)

1、约瑟夫·奈：美国应重新审视国际制度的重要性

11月9日，报业辛迪加官网发布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的评论文章《国际制度对美国仍然至关重要》。奈认为，面对当前更为复杂的世界形势，美国相对优势正在逐步减弱，需尽快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重新认识国际制度与国际机构的重要性，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奈批判特朗普广泛抵制多边机构与国际制度的行为，认为强调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将无法使美国长期受益。奈指出，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并不矛盾，美国需将强烈的国家认同与广泛的全球合作相结合，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吸引其他国家与自己建立多层次的伙伴关系网络，从而促成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crucial-for-us-global-power-by-joseph-s-nye-2020-11>

2、《外交政策》分析美国内四大意识形态阵营

11月7日，外交政策网站发布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术事务院长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文章

《大选落幕，意识形态之战即将上演》。文章称，大选已经结束，但关于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何种角色的辩论仍将继续。未来，辩论将围绕两大问题展开：一，美国联邦政府宜承担何种角色；二，美国外交政策应保持雄心抑或有所克制。对于这两大问题的回答可将美国国内划分为四大阵营，分别是：共和党内的自由主义派和主流保守派；民主党内的进步派及保守派。具体来看：自由主义派的共和党人热衷于维护个人自由与选择，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市场不受约束，保持最低限度的监管与税收；主流共和党人反对强大的联邦政府，要求削减税收与福利支出，拒绝美国在国际舞台中承担过多责任；民主党进步派则认为过于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弊大于利，他们主张将更多的政府预算投入国内建设，解决例如气候变化、警察改革、种族不平等等一系列国内问题，建设强大的联邦政府与国家；保守民主党人尊重联邦政府权力，但同时也希望，美国能恢复或重建在国际机构与制度中的全球领导力，传播美国价值观。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1/07/the-election-is-over-the-ideological-fight-is-about-to-start/>

3、皮尤研究中心：2020 大选揭露两大投票联盟的根本分歧

11月6日，皮尤研究中心官网发布其研究副总裁克劳迪娅·迪恩（Claudia Deane）和资深作家编辑约翰·格拉姆里奇（John Gramlich）撰写的文章《2020 大选揭示了两大投票联盟的根本分歧》。文章认为，2020 年美国大选除了有着历

史性最多的选民参与，还体现了持续的政治两极化。美国政府在分裂，两党背后的选民联盟之间也极度不信任，在政策、规划甚至对美国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认知上都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新冠疫情重要性的看法、对种族不平等和执法问题的态度、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唯一一致的，是双方对发展经济重要性的关切。即便如此，两党选民在对经济衰退与新冠疫情交织程度、未来国会应批准资助的领域等具体议题上的思考也完全不同。此外，双方在美国核心价值观和目标上的分歧也在加剧。文章认为，在这些政策分歧的背后，是更个人化的不信任和幻灭感，使得双方的妥协变得愈发困难，特别是在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之后。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1/06/2020-election-reveals-two-broad-voting-coalitions-fundamentally-at-odds/>

4、《外交事务》：新政府不会治愈美国民主

11月5日，《外交事务》杂志官网刊登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撰写的文章《新政府不会治愈美国民主》。文章认为，过去十年，美国民主质量逐渐下降，主要源于党派和种族两极分化的加深。尤其在特朗普任期，他严重破坏了美国民主规范，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美国民主体制。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民主的破坏尤为严重，包括试图打压选民，及毫无根据地指控拜登有舞弊行为。然而，拜登胜利本身并不能治愈美国民主近年来所遭受的深刻创伤。

在两党制下，恢复美国民主需要减少政治两极分化、加强两党合作、修复民主规范，但共和党越来越多地采取操纵规则、打压少数种族选票、提名法官等利益最大化策略，逐渐忽视了民主规范。因此，文章认为虽然没有可以和美国相媲美的民主国家衰败的先例，但政治衰败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正在经历民主危机，只有美国人民才能解决该问题。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20-11-05/new-administration-wont-heal-american-democracy>

5、《大西洋月刊》刊文认为拜登难以修复美国对外关系

11月8日，《大西洋月刊》杂志官网刊登其作家汤姆·麦克塔格（Tom McTague）撰写的文章《乔·拜登难以修复美国对外关系》。文章认为，虽然拜登担任总统将会保护世界安全，为多边主义、气候变化等注入活力，但是特朗普主义崛起的原因及其带来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世界对美国扮演的角色和承诺确定性的怀疑仍在加剧。在欧洲大陆，法国、英国和德国在国防、安全和经济主权上有新的思考，英、法对民主党人的政治担忧也使其寻求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此外，欧洲许多外交官及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承诺正在边缘化，且考虑到美国国内分裂和经济衰退的现状，美国能否继续维持其欧洲和亚洲的安全保障者地位、美国选民是否继续接受随之而来的财政负担都有待观察。因此，当前美国与欧洲的问题不在于拜登是否重新承诺建立跨大西洋关系，而在于美国公众是否认同该承诺。但到目前，拜

登将对此作出何种努力尚不清晰。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0/11/joe-biden-america-world/617016/>

6、《华盛顿邮报》：拜登制定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恢复的计划

11月9日，《华盛顿邮报》刊登马特·维泽（Matt Viser）的署名文章《拜登计划迅速采取行动以应对新冠和经济事务》。文章认为，拜登和他的顾问团队正在制定比特朗普的抗疫行动更加积极的政策方案。这些方案中的一部分被放在拜登“过渡政府”的网站上，内容包括成立一个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加强核酸检测、获得更多的防护设备、投资250亿美元用于疫苗制造和分销等等。文章还指出，拜登的政策团队已经初具规模和规划能力。几个月以来，他的团队顾问们一直在运作一个规模不小的团队，同特朗普政府官员进行会晤，并且在酝酿内阁成员名单以落实政策方案。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biden-transition-coronavirus-stimulus/2020/11/08/25b63738-21d3-11eb-a688-5298ad5d580a_story.html

7、《华尔街日报》：拜登谋划布局新一届政府人选

11月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安德鲁·雷图奇亚（Andrew Restuccia）和伊丽莎·柯林斯（Eliza Collins）的署名文章《拜登为新一届政府制定方案》。文章认为，拜登过

渡团队正在审视如何运用行政命令来推翻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权衡各政府部门高级职务人选。竞选团队内部的许多人认为，拜登的长期助手罗纳德·克莱恩(Ronald Klain)出任白宫幕僚长的可能性最高。最近几周，拜登的过渡团队花了很多时间来决定先任命哪些高级职位，拟定并组织了担任每一个主要政府机构的幕僚成员。按惯例，新任总统通常优先关注负责国家安全的职位，但预计拜登将首先宣布负责卫生和经济部门的内阁人选提名名单。

<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moves-to-transition-while-trump-hasnt-conceded-11604844973>

8、《经济学人》分析拜登的外交政策和领导风格

11月8日，《经济学人》网站发布评论文章《特朗普之后的美国：拜登和他的世界领导艺术》。文章指出，拜登对待国际机构、美国盟友及竞争者的方式将呈现与特朗普主义截然不同的特点。首先，在接触国际机构、应对全球问题方面，拜登坚信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重回国际协议与组织，积极寻求多边合作，以更好地应对新冠疫情与气候问题。其次，在盟友方面，拜登将打造更为广泛的盟友网络，并将其视为美国塑造全球规则和抵制威权主义的重要手段，美国会敦促欧洲盟友分担更多防务工作，确保北约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继续发挥轴心作用。最后，在与竞争国家关系方面，拜登将俄罗斯视作美国安全和联盟的最大威胁，并重视中国在全球规则中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在不改对华竞争态度的同

时，拜登主张加强与中国在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及核不扩散等重大全球威胁方面的合作。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2020/11/08/joe-biden-and-the-new-art-of-world-leadership>

9、《外交学人》刊文分析中国对美军火商的制裁

11月4日，《外交学人》刊登大卫·元（David Yuan）的署名文章《中国对美武器制造商的制裁力度有限》。文章认为，近期中国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和波音公司防务部门的制裁力度有限。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国重视这些企业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此前，中国曾在2010年、2015年和2019年提出制裁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企业，但是制裁内容从未明确，也并无下文。针对制裁的影响程度，波音公司由于其民用喷气式客机业务在中国市场有很大的商业利益，更容易受到中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同时，波音公司重视和中国的关系，于2018年在中国开设了首个海外飞机完工中心。尽管中国实际上有相当大的制裁筹码，但是因为中国非常重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所以没有实行毁灭性的制裁措施。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1/beijings-sanctions-on-us-weapons-makers-is-a-move-of-the-weak/>

10、《国家利益》：新一轮疫情暴发加剧欧洲经济危机

11月8日，《国家利益》网站发布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

所(AEI)常驻研究员德斯蒙德·拉赫曼(Desmond Lachman)的文章《欧盟正因新冠疫情面临历史性的经济危机》。文章称,新一波新冠疫情的爆发将使得本就负债累累的欧洲进一步陷入经济双底(double-dip recession)衰退和通货紧缩的双重冲击。文章指出如下几点问题:一,由于抗疫过程中大胆的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的实施,欧洲预算赤字急剧增长;二,长期的通货紧缩进一步增加欧元区债偿负担,债务国家不堪其重;三,双底衰退加剧欧元区的通缩问题,使欧洲央行对抗通缩的行动高度复杂化。文章认为,原则上,欧元区可通过迅速建立一个成熟的财政联盟来摆脱当前低迷疲软的经济困境,但短期内很难实现。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eu-facing-historic-economic-crisis-thanks-coronavirus-172126>

撰稿人:党 森、王宇彤、蔡依航

审稿人:朱荣生、许馨匀